

唐君毅美学思想探析*

吴衍发

(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江苏 常州 213106)

【摘要】“心本体”论是唐君毅美学思想最重要的哲学基础。这种观点以人类的心灵活动为“体”,以各种文化意识为心灵活动之“用”。唐君毅认为心灵和精神的求美活动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对自然美、文艺美、人格美的追求是心灵自我超越的上升历程,也是完善道德自我的重要途径。同时,他还论述并分析了美的本质、中国艺术的精神、中国悲剧的特点及其原因。

【关键词】唐君毅;“心本体”;求美活动;文化意识;美的本质;悲剧观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1-0098-05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一代宗师”,唐君毅先生的学术工作也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和发展基础之上的。他主张以道德自我为中心,通过对人生之体验、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之探索来考察中国历史文化,以重建和发展中国传统之人文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以文学艺术活动为核心的人类求美行为,以及人类心灵对美的感知能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得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并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心本体”论美学思想。

“心本体”论是唐君毅美学思想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在《道德自我之建立》、《人文精神之重建》以及《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一系列著作中,唐君毅逐步阐明了他自己以道德理性即道德自我为核心观念的“心本体”论思想。这种观点以人类的心灵活动为“体”,而以各种文化意识为心灵活动之“用”。在唐氏看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心灵和精神的求美活动。在唐氏美学思想中,视“道德自我”为真实的生命存在和善与美的根源,认为求真、求美依于道德心灵,从自然美、文艺美到人格美,乃心灵不断超越的上升之路。他以为人类一切精神活动都是道德自我的分殊表现。他说:“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皆依于道德自我为之支持。”^{[1]P3}在他看来,道德自我为“体”,文化意识为“用”,“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1]P3}。这种“道德自我”,即是唐君毅所谓超越现实世界之“我”,亦即他所谓“心之本体”。他认为,“心之本体”必定是完满的,这种完满性是由“心之本体”与他所谓“恒常真实的根源”之间的同一性所决定的,因而这种恒常真实的根源是完满无缺的。而在唐氏看来,这种恒常真实的根源其实就是人的“心之本体”。因此他

说:“此恒常真实的根源,即我自认为与之同一者,当即我内部之自己。我之所以对现实世界不满,即由于我内部之自己,原是恒常真实者,而所见之现实,则与之相违矛盾。……此内部之自己,我想,即是我心之本体。”^{[2]P80}他的“心本体”之恒常性、真实性、完善性和圆满性由此便得以证明。

唐君毅对“心本体”的体认是从怀疑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出发,进而转入对产生此怀疑之心灵的认可的。唐氏哲学认为现实宇宙是虚幻的,人有追求真实的、善的、完满的世界的要求,这种要求的本质是超越现实世界的生灭与虚幻,追求一种恒常的真实,而这种想法源自每个人的内心,此内部的自己即是心之本体,由此可体认到形上界之真实自我的存在。作为超越现实世界的心之本体,唐君毅认为是内在于自我的道德理想,他说:“当我们相信一真实、恒常、无限、清明广大而自觉自照的心之本体时,我再来看现实世界之一切生灭变化,我觉得这一切生灭变化之万象,算得什么。它们生灭,我心之本体,总是恒常。它们虚幻,我心之本体,总是真实。我复相信我之心之本体是至善的、完满的。因为我明明不满于残忍不仁之现实世界。”^[3]唐君毅把人的思想和精神看做比客观物质世界更为真实的生命本体,认为此种心本体虽不可见,但能于表现心之作用的精神体会到它的存在。人的物质存在是身体,其精神存在属于心灵,心是身体的主宰,身只是心的外壳。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存在哲学。在这种哲学里,人之身体亦为生命精神所渗贯而成为主体之能觉,具有精神性,故人生之本在心,人生的活动本质上就是心的活动,是生命精神的表现。唐君毅视心为真正的先天地而生的万象之主宰和人之灵根,绝对之绝对,永恒之永恒。于是“我赞叹,我崇拜,赞叹崇拜我的心。我的心,即我的上帝,我的

收稿日期:2008-10-28

*基金项目:本文是安徽省教育厅“港台现代新儒家美学思想研究”(2006sk039)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吴衍发(1974—),男,安徽金寨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西美学比较。

神。你是真美善之自体,你是至善至美与至真”^[4]。而这个“心本体”就是唐君毅美学的基石。

二

在唐氏看来,绝对无限的真善美是吸引人生向上的动因,求美意识与求真意识皆为人之生命精神的表现,要求生命精神贯通于客观的物质界。生命的意义在心灵与精神的活动,求真、求美是人之生命精神的表现或创造。人之生命存在于有形与无形之间,其精气神的本质是无形影的,但又表现于有形的精神创造活动中。生命的世界最初只可透过感觉来加以直觉,人心的自觉能以自由想像发现或创造自然以外的美的世界。唐君毅说:“人心之能自觉,一方使人能形成概念,建立知识,发现真理之世界。另一方即使人能审美,发现一美之世界。我们固可不否认自然界之有美与真理。美之本质在和谐、在差异复杂中之统一,在特殊中之普遍。凡一实在的自然事物,都不只表现抽象普遍之理,同时表现其理于特殊差异复杂之具体现象中。由是而一切自然事物,皆可说:能多多少少表现一些美。”^[5]

唐氏认为,自然美要得到人的自觉的心灵的光辉照耀,才能昭然明白于天地间。而且,在自觉的想像中,可以把无情物视若有情,可以把生活中事物的时空关系完全分解后任意组合,可以补足人生的缺憾而归于和谐的境界,于是而有表现我们的想像之美的文学艺术创作。所以,文学与艺术创作的直接目的都在表现美,艺术活动多表现美于自然界之物质或物质的形式,文学则表现美于人造的语言文字。文学之高于艺术的方面,即在于语言文字能表达众多的意义,可凭想像形成种种纯精神的景象或美的意境。文学之能感人,在于能表现人间关系中一切的美与善,故优秀的文学创作亦必兼求美且求善。唐先生认为文学艺术之求美活动在本质上是主观心身活动之忘却和实用目的之超越。他说:“在吾人欣赏美或表现美时,吾人必至少暂时有一主观之心身之活动之忘却或超越。而当吾人对于主观心身活动有一忘却或超越,凝于美之欣赏与表现时,吾人乃忘却我之其他一切实用目的,而唯以欣赏美表现美为目的者。吾人此时之心灵境界,即指超主观而超实用的。则一切以主观目的实用目的解释此心灵境界之根据,皆必然不能真切合而为不相应。”^{[1]P328}而且,他认为人们欣赏美而凝神于一美的境相时,不只是对主观身心活动的超越,“必同时包含对此境相以外之实在事物之想念之超越,而使此境相自其他实在事物游离而孤立绝缘,同时即使吾人不求顺此境相中所含之诸理之所指,以跨过此

境相,而求通于他事物”^{[1]P26}。此时,“吾人于境相遂失去其一切因果关系之思维,工具价值之思维。而吾人之意欲与自然情感,即失其所自生或所根据之意识,而自然化除,非复如理智活动之只求知对象之理与情感之理”^{[1]P342-343}。

唐君毅的“心本体”不只是一种纯粹的超验存在,它既高于万物,是万物之本,又存在于现实事物之中,与现实事物不可分离。他进一步把本体与文化联系,强调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且为其分殊表现,道德自我构成种种文化意识的灵魂。他说:“每一文化活动、文化意识,皆依吾人之理性而生,由吾人之自我发出。故每一文化活动均表现一对自我自身之价值或道德价值。”^{[1]P16}由此可见,唐君毅讲道德哲学不只是涉及精神修养与道德行为两个方面,他还把视野扩充到了整个人文世界。这就是说,道德自我是贯穿于整个文化活动之中的,这也使得他的文化哲学体系涵摄了更为深广的内容。他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根本表现在对于人本身的关注,主要成就是道德和艺术。表现在唐君毅的文化哲学中,这一认识就体现为求美活动与道德理性之间的密切关系。

唐君毅认为求美活动本身依赖于道德自我并表现道德价值,道德意识是求美活动的基础。“今吾人自亦不承认求美与道德之无关,而将论求美本身亦依于一道德心灵而可能,故亦表现道德价值。而求美之活动亦复待人之道德意识为之基础,其他之文化活动之为扶持,乃能继续表现道德价值,而使求美之活动之继续成为可能。”^{[1]P325}道德生活的本质既然是“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之生活”,那么,在他看来,爱美而求美之实现,努力创造艺术品,也是一种道德行为。他认为,求美活动,就是希望我们之生命精神贯通到物质界,在物质界欣赏美、表现美。在这一点上,求美与求真有相似之处,但它又有自己的特点。他说:“在求物质界之真理时,我们是一往的向外投注我们之生命精神,以贯通于物质界,先透过感觉所对,而注目于感觉对象中之普遍的理,终于忘却感觉对象及物质界之存在。求美之活动则可说是一往一复的,求美一方是希望我之生命精神,贯通到物质界,而另一方则又要求这贯通在物质之生命精神,再回映于我之内。所以在求美之活动中不须忘感觉所对之物质界,而可于感觉所对之物质界中,寄托我之生命精神,反照出我之生命精神。”^{[2]P124}因此,他认为,人们在欣赏美、表现美时,不仅是将自己之生命精神向外投注,同时也会感觉到此向外投注之生命精神,复能投注回来。所

以,他说求美活动中之世界,更为生命精神所充塞,也更合乎物质界表现生命精神之要求。因为唐君毅认为,精神实在是现实世界之本体,现实世界是精神实在之表现。离开精神实在之表现,则无现实世界,离开现实世界,亦无精神实在。

三

关于美的本质,唐君毅认为是超功利的,人类在求美活动中会感到心与身的沉醉,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然而这种沉醉、这种境界又会使人陷入艺术的混沌之中,而丧失其主体性。如他所说:“中国文学、艺术中所表现之中国人生,则大多只为欣赏的、想象的,或内在于心灵境界中的。真能在具体现实之世界,而表现中国人所向往之人生理想者,仍当求之于在中国历史中,实际上曾出现,而为人所崇敬之人格。唯由中国社会所崇敬之人格,可见中国人生之理想的超越性,与现实的存在性之结合,而显示中国之人生之真价值意义所在。”^{[6]P265}因而,按照他的说法,人们要真正表现美、欣赏美,就不只是去创作客观的艺术品,还要完善自己人格的美。唐先生说:“宇宙最大美,莫如人格美。文艺之创作,犹是身外物。唯彼人格美,君子美其身。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美乃生光辉。……人物气象之优美壮美类何限。皆彼践彼形色之人格精神,直呈于自然。”^{[5]P260-261}从自然美、文艺美到人格美,乃生命精神的上升之路,其最后目标在于表现至善的心之本体的真实,具备善德于人格自身而超凡入圣。唐君毅说:“凡一善的人格,亦都有一段真诚——真诚即宇宙人生之最高真理之直接通过人格而实现,而其气象态度与行为,亦必多少表现一人格美。故在最高之德性之善中,必包含真与美,将三者融化为一,此之谓圣贤之德。”^{[5]P216-217}理想人格的培养是实现道德自我的途径,若人人以真诚的态度努力求其人格的完美,合以助各人之实现至善,即能化社会为真美善的社会。生命存在之真美善和谐贯通的人格精神之形成,是道德自我之建立臻于完满的标志。在他看来,最高人格美就是仁。何谓“仁”?“仁”是孔子理想中的人格美和社会美的集中表现。唐君毅除继承了儒家的忠恕恻隐的仁爱精神外,还进一步发挥了儒家仁道精神中的“万物一体”的超越思想。他说最纯粹的精神活动就是纯粹的爱。它不是暂时的同情,而是一常存的惻隐之心。依据他的解释,爱是人的天性,人有自然的向上奋勉之情,使其求真求美及无私的爱等高级活动有充量的表现,以实现真美等价值,于是人开始有道德上的义务之感。他

说:“纯粹的爱发出时,我们并不觉此爱由我之自我发出,而只觉我为爱所通过。我由此种爱而爱人助人时,我感到爱本身为一力量。这种爱,直接透入他人精神之核心,成为对他人之精神之一种含情的了解,这里面有真之价值之实现。同时直觉他人之精神中,有我精神之投影,而照见自己,他人之精神乃如成为我自己精神之一种客观表现,这里面有美之价值之实现。”^{[2]P126}由这种爱而了解人、欣赏人时,“以便取他人人格之长,以补己之短,由此而有最高的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了解者互识人格之真,欣赏者互识人格之美,而欣赏则含了解,了解必归于欣赏,此为真美之交彻。故此最高之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中,有最高之真美之价值之实现”^{[2]P147}。他认为,人有了爱的活动才有了真正的精神活动,有了爱人以德的活动,才能更好地体现人我合一之境界,才能更好地体现精神实在。只有从仁心出发去求真爱美,“才能将所得的真美,无私地向他人宣示,使真与美的境界,成为人与人心灵交通之境界,真理将不复只是抽象的公式,美的境界,不复为人所沉溺”^[7]。以这样的仁心去求善,则可以“使各种人的格以其心量互相贯通涵摄,以化社会为真善美的社会,是即为统一的精神实在之至真至美至善之实现的道路。如此,自精神实在本身而言,是谓至真之实现;自其表现于现实世界而反照于其自己而言,是谓至美之实现;自其相续不断之表现于此真美之交彻之途中而言,是谓至善之实现”^{[2]P147}。为此,他主张人人要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努力去否定现实人类世界所见之一切罪恶,而实现我们理想之人类社会,使一切人都能真实地努力完成其人格,使人类社会,成为一切人格能互相了解欣赏而表现真善美之人格世界。因为,人的一切言行都发自心灵,由心灵所决定,人生的问题不靠别的什么力量,而是靠心灵自身来解决,人生的幸福,只能靠心灵的自我提升来实现。因此,需要进行自我修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最后归到应有的文化政教之促进之工作上,他希望通过各种应有的文化政教活动,提高人的精神,充实其人格内容,帮助其完成人格,以实现理想之人格世界。因此,求仁境界,是中国儒者的人生境界,是最高美,也是唐君毅先生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

关于艺术与道德的关系,唐君毅在其《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中,比较集中地论述了他对中西艺术精神的看法。唐先生论艺术(精神)是从他的哲学之自然观开始的,他认为这是理解中国艺术精神的基础。

唐氏认为自然万物皆有德性,人与自然直接相通,且人对自然有情,中国人重顺自然而生活,因此能直接从自然中见出美善,并将物德与人德相比照。他说:“中国哲人之观自然,乃一方观其美,一方即于物皆见人心之德性寓于其中。此实至少为一种不私人心之德,以奉献于自然,而充量的客观化之于自然万物之大礼。”^{[6]P214}他的这种观点类似于中国传统的自然审美观——“比德”说。在他看来,有生物和无生物都有自己的德性,他说:“人为万物之灵,而物类亦各有其灵而具人之德,此在科学无可征信,然为依人之仁心,以观万物之审美精神所必至也。”^{[6]P215}也就是说,万物有类似人的德,人只要依靠仁心即可认识其审美精神。在唐氏看来,西方之自然观重表现自然之力量,以表现崇高与壮美见长,而中国之自然观重优美,不注重表现自然力、自然生命力之景物以认识自然美。而是“就自然之审美言,吾人亦可谓于最少物质,见更多之美,表现更丰富之精神活动或心之活动”。^{[6]P217}唐先生在总结自然审美观时认为:“艺术精神之下,寄情于物,皆以养德。乐于观物之并育并行,而不喜观其相凌驾以相争。不重单纯之自然力、自然生命力之表现,而能于至小以观至大,于一物见一太极。于是于自然界无往而不见此心仁德之流行,而未尝见万物之相碍而相忍,此即中国古人对自然审美之最重要精神之所在,而亦遥通于中国政教礼乐之大源者。”^{[6]P221}在论述中国艺术精神的基础上唐君毅对中西文艺精神进行了对比,西方文学、艺术家的伟大精神就是依靠灵感,使人超越有限达到无限,与西方宗教哲学精神相贯通。但唐先生又认为虽然西方文艺表现的精神伟大,但仍有缺憾,那就是欣赏者自感自己渺小。如果渺小感和伟大感不能相容俱存,内在矛盾不能消解,自觉渺小之感将消失,伟大之感也将失去所依而消失。唐先生认为西方文艺的伟大,是英雄豪杰式的,使我们崇敬并膜拜,没有崇敬和膜拜,则心无处交代,最终是自觉渺小,甘心为其(英雄豪杰)臣仆。而中国文艺的伟大是圣贤式和仙佛式的伟大,这种伟大可使人敬之亲之,而涵育于春风化雨、慈悲为怀之德性之下,使人的自身精神得到生长而成就。圣贤仙佛的伟大,不是自身的伟大,是将其伟大赐予他人,他人受感召,日趋伟大,反而感觉圣贤仙佛是平凡的。由此可隐约见出,唐先生认为中国文艺精神是主张天人合一的,而西方是主客二分的。唐氏有一段论述可以证明这一观点,他说:“中国文学艺术之精神,其异于西洋文学艺术之精神者,即在中国文学艺术之可供人

之游。凡可游者之伟大与高卓,皆可亲近之伟大与高卓、似平凡卑近之伟大与高卓,亦即‘可使人之精神,涵育于其中,以自然生长而向上’之伟大与高卓。凡可游者,皆必待人精神真入乎其内,而藏焉、息焉、修焉、游焉,乃真知其美之所在。既知其美之所在,即与之合一,而忘其美之所在,非只供人之在外欣赏,于其美加以赞叹崇拜而止者。”^{[6]P221}

关于悲剧理论,唐氏在其《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文中也多有论述。首先,他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悲剧。他说:“中国道德精神之贯注于艺术文学,则使中国文学,富道德教训之意味。而戏剧小说,尤多意在劝善惩恶。盖为善而得罚,不可以垂训。加以中国人之不肯定人之强烈意志与神力自然力之冲突对待,故小说戏剧恒终于大团圆。而西方式悲剧遂难产生。”^{[8]P78}他认为中国的小说戏剧大多归于大团圆,不懂悲剧之美。他说:“七十回本《水浒》之终于一梦,与王实甫之《西厢》之终于惊梦,《红楼梦》之终于悲剧,皆为人所不满足。故有《后水浒》之使水浒中人物立功,《续西厢》之使张生、莺莺结婚,及《续红楼梦》者之使黛玉、宝玉之恨海填平,以化似悲剧者皆为喜剧。此皆似足证中国人之不真了解悲剧之美者也。”西方人欣赏悲剧,是因为西方人的生命精神,多剧烈矛盾,需要由悲剧得以客观化。西方悲剧的价值就是一面使人对人之善,有一直觉之观照,一面在于使人得一意志之解脱。西方悲剧的主角,其悲剧之原因或为外在自然社会之命运,或为内在性格之矛盾,且悲剧主角之人物,其人格多少会表现一点善,如果这“善”未被自觉地促进,或因其性格中具有其他更小的缺点,与善相夹杂,使其善不纯,受到盲目的不可知的外在的自然社会命运的驱使,而犯不可挽救之罪戾,于是进入一凄凉惨苦之地,以至于死,于是悲剧形成了。可是在中国人看来,人不以小眚掩大德,认为人犯小错受巨大的惩罚是不公平,无罪之人,以外在之命运而就死地,人心是不能忍受的,所以中国没有西方式的悲剧。西方悲剧其主角一般终于死,因为人在其死后,其所表现之善,无论如何微小,皆可净化成纯粹之善,是我们直接观照的超越境界中的善。唐先生在这里指出了悲剧的作用,即“悲剧之所以使人流泪而感乐者,亦即在悲剧之能一面使人生感解脱,一面使人生感净化,而直接观照精神世界之纯价值或纯善。”^{[6]P256}这也是西方文学之最能提高人类精神世界之处。而唐君毅认为中国小说、戏剧缺乏悲剧,他说:“中国小说戏剧,又缺乏悲剧。其述人之可悲之遭遇,恒终之以大团圆。

《红楼梦》似悲剧,而后人必继之以红楼续梦红楼圆梦,使终于喜剧。《西厢》终于惊梦,有凄凉之感。而后人必继之以续西厢,咏张生之得其妻妾。皆反悲剧之意识。”^{[18]P74}唐君毅之论中国无西方式悲剧主要是根据其对中西文化的判断上,他认为西方文化主要特征是科学与宗教,而中国文化主要特征是道德与艺术,科学精神与宗教精神就是培养西方悲剧意识的土壤,而中国文化为道德和艺术精神所贯注主宰,所以很难出现西方式悲剧。

唐君毅还对中国的悲剧意识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中国最高的悲剧意识就是超悲剧意识,即“苍凉悲壮之心灵,悬于霄壤,而上下无依,往者已往,而来者未来,可谓绝对之孤独空虚而至悲。然上下古今皆在吾人感念中,即又为绝对之充实。夫然而可再返虚入实,由悲至壮,即可转出更高之人间之爱与人生责任感。”^{[16]P264}这种超悲剧意识可以称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唐君毅认为中西悲剧意识是不同的,西方悲剧是关涉个体人物或人格的悲剧,而中国之悲剧意识则是“人间文化”的悲剧意识,因此,在他看来,《红楼梦》的悲剧,不只是宝、黛二人的悲剧,而是整个花团锦簇的荣、宁二国府的悲剧;七十回本《水浒》,收束于一梦,实际也使整个水浒笼罩于一中国式之悲剧情调中。“哀乐之来若无端,而其去又不能止,无迹而不知所在,此真人间之至悲。”^{[16]P260}《水浒》之悲之所在,人皆不得而见之,唯见其人物之龙腾虎跃、惊天动地,《水浒》之悲剧境界达到由悲深而悲乐两忘,悲乐两皆解脱,这大概就是唐先生所说之超悲剧意识之最好例证。

唐君毅还认为中国悲剧意识是虚与实、悲与壮的辩证统一。他认为西方悲剧是因为悲剧主角沉

酣于其理想或幻想,力求达到,而坚持其行动与事业,最终因为其性格缺点的暴露以及客观宇宙社会之力量与内心要求的冲突而形成的,悲剧的结局就归于自我意志的解脱与精神价值的凸显。中国之悲剧意识,惟是先依于一自儒家精神而来之爱人间世及其历史文化之深情,继依于由道家、佛教之精神而来之忘我的空灵心境、超越智慧,直下悟得一切人间之人物与事业,在广宇悠宙下之“缘生性”、“实中之虚幻性”而生。此种“虚幻性”,乃直接自人间一切人物与事业所悟得。于是“既叹其(人生)无常而生感慨,亦由此感慨而更增益深情,更肯定人间之实在,于是成一种人生虚幻感与人生实在感之交融。独立苍茫,而愤悱之情不已,是名苍凉悲壮之感。林木蓊郁而不枯之谓苍,天风吹过而不寒之谓凉,生意蕴蓄,而温情内在之谓苍凉。于是悲而可不失其壮……”^{[16]P264}可见,唐君毅认识到中国悲剧意识存在一个返虚入实、由悲至壮的转折。

总的来说,唐先生是从“心本体”即“道德自我”出发来阐述他的美学思想,认为心灵和精神的求美活动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对自然美、文艺美、人格美的追求是心灵自我超越的上升历程,也是完善道德自我的重要途径。他既强调了求美依赖于道德心灵,又顾及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强调道德生活的自律和自我超越,继承、扩展和提高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心理的人生境界,将道德与艺术的人生境界合而为一,把人的主体精神、审美的人生态度,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来阐明和弘扬,这是对人的内在美、行为美、人格美的充分肯定,它体现了人格主体的无上尊严,也体现建立在绝对意志自由之上的道德理性的无比崇高。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2]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3]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M].台湾学生书局,1985:109.
- [4]唐君毅.人生之体验[M].台湾学生书局,1978:216.
- [5]唐君毅.心物与人生[M].台湾学生书局,1984:188.
- [6]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7]唐君毅.人生之体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134.
- [8]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An Analysis of Tang Junyi's Aesthetic Ideology

WU Yan-fa

(Changzhou Art Vocational College, Changzhou, Jiangsu 213106)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行政复议(草案)的议案。
- ②张步洪.中国行政法学前沿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393.
- ③江必新,李江编.行政复议释译[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39.
- ④皮纯协.发展中的行政复议制度[A].罗豪才等著.中国行政与刑事法治世纪展望[M].成都:昆仑出版社,2001:180.
- [1]范金鹏.论我国行政复议改革中的行政化和司法化[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5.
- [2]龙跃牛.重构我国行政司法制度[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9.
- [3]谢恒.我国行政复议司法化研究[D].武汉大学,2004,6.
- [4]唐伟.行政复议司法化研究[D].武汉大学,2004,6.
- [5]方军.论我国行政复议的观念更新和制度重构[EB/OL].<http://www.modernlaw.cn/2/3/04-03/4086.html>.

Judicature reform i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System

YAN Yuan

(Law School,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system, as one of the methods to sort out administrative controversy, like administrative lawsuit and compensation rights, is an administrative remedy,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the involved people. Nevertheless, there are a good number defects in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system, so it is hard for the system to play its part and it even declines gradually. It, therefore, is the high time that China made researches and reformation its contents. By analyzing the nature, actuality, drawbacks o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laws and comparing them with those from abroad, this paper generally discusses the judicature reform of current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system.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Judicature; System Reform

(上接 102 页)

Tang Junyi's aesthetics, which refers to human beings' spiritual activities as the "noumenon" while the various cultural ideas are the use of the "noumenon". Tang Junyi thinks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lives lies in the pursuit of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 of our spirit, and seeking the beauty of nature and literature and personality isn't only the rising course of spiritual self-transcendence, but also the important approach to moral self-improvement. What's more, he also analyzes the nature of beauty, the spirit of Chinese art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auses of Chinese tragedy.

Key words: TANG Junyi; "Heart as Noumenon"; Pursuit of Aesthetic Activities; Culture Consciousness; Nature of Beauty; Viewpoint of Tragedy